

四庫全書

史部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鑑續編卷二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錄監生臣蕭榮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續編卷二十三

元 陳桎 撰

甲寅二年

憲宗皇帝四年

春正月蒙古闕州○詔工部尚書陳

德毅察訪官吏于荆蜀江淮

於是黜者百十七人

二月蒙古

圍嘉定知府俞興敗之○蒙古入東川遂城紫金山

紫金山之要地也

蒙古侵合州知州王堅敗之○蒙古侵廣

德軍曹世雄敗之○夏四月以徐清叟知樞密院事



董槐參知政事○六月詔籍余玠家財

侍御史吳遂等論故蜀帥

余玠聚歛罔利七罪玠死其子如孫盡竊帑庾之積以歸詔簿錄玠家財以擣師振邊如孫遂認錢三千萬徵之累加兩淮制置大使賈似道同知樞密院事

○召余晦還閏月以李曾伯為四川宣撫使兼京湖

制置大使進司夔州

初余晦制下徐清叟奏曰朝廷命令不甚行於西蜀者十有二

年矣今者天斃余玠乃祖宗在天之靈社稷無疆之福陛下大有為之機也今乃以素無行檢輕儇浮薄不堪任重余晦者當之臣恐五十四州軍民不特望而輕鄙之敵人聞之亦且竊笑中國之無人矣乞賜收回所除內批帝責清叟曰數十年來未見執政繳回成命者卿若罔執則廟堂之間同列之義有不妥



詔命已頒決難反汗及晦在蜀屢敗邊事日急帝乃召晦還董槐疏言蜀事孔棘願假臣宣撫之名置司  
夔門以固荆蜀輔車之勢帝以槐言事無隱能格君  
心不為容悅每以諸葛亮自許方嚮用之不許而以  
李曾伯秋八月蒙古烏蘭哈達滅吐蕃  
吐蕃土地肥饒兵強民足

有戶三十萬其尊長多為僧鄰國畏之烏蘭哈達自  
大理進攻其酋長蘇爾托音塔拉固守力屈乃降烏  
蘭哈達用以為下利川西落安撫使王惟忠大理獄  
鄉導攻別部落

殺之惟忠聞余晦鎮蜀心輕之呼其小字曰余再五  
來也晦怒誣奏惟忠潛通北國詔下大理勘官  
陳大方假成其事遂斬於市血上流而色不冬十月  
變且謂大方曰吾死訴于天未幾大方亦死

進封皇子祺為忠王○十一月蒙古城光化軍○蒙



古皇弟以庶希憲為京兆宣撫使

希憲魁偉有威容  
嗜書尤篤一日方

讀孟子聞皇弟召因懷以進皇弟問何書對曰孟子  
皇弟問其說謂何對以性善義利之分愛牛之心擴  
而充之足以恩及四海皇弟善之因目為庶孟子又  
一日與諸貴臣校射連發三中諸臣驚服曰真文武  
全材有用書生皇弟自雲南還以京兆分地置宣撫  
司命希憲為使京兆諸郡臂指隴蜀諸王貴藩環擁  
周匝戶難戒羌尤號難治希憲抑強扶弱摘伏摧奸  
境內大安少暇則延訪耆宿辟智仲可于幕府扁所  
居堂曰止善公退則坐於中明經讀史凡義理精粗  
事務得失必研究之時富民貸錢民間至本息相當  
者責其入本又以息為券歲月責償號羊羔利希憲  
知之命歲月逾久毋過本息對償餘皆取券焚之遂  
令定為



乙卯

三年

憲宗皇帝五年

春正月己未雷詔罷元夕張燈

從起居郎牟子

才之言也

二月以蘄州防禦使乃猷奉沂靖惠王祠事○

治全子才等喪師罪罷其祠祿

蒙古侵漢蜀荆淮帝深憂之給事中王埜

言國家與蒙古本無深仇而兵連禍結皆原於入洛之師輕而無謀遂致隻輪不返全子才誕妄慘毒今

乃援劉子澄例自陳改正乞寢二人之命蒙古皇弟

罷其祠祿以為喪師誤國之戒帝從其言

衛懷慶河內人幼端慤與羣兒嬉戲即畫坐作進退

召許衡為京兆提學不至

周旋之節羣兒莫敢犯年七八歲受學於鄉師過目輒不忘一日問其師曰讀書欲何為師曰應舉取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謂衡父母曰此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過人者吾不能為之師固辭而去稍



長聞人有書即往求觀父母以歲飢時艱嘗危之每與俱往人厭其迂舅氏為河內典史衡從授吏事參擬名議考求立法用刑之原久之宣宗山陵役起州縣追呼旁午衡代舅氏分辦及還嘆曰民不聊生而事督責以自免吾不為也遂不復詣縣而決意求學時國土日蹙民皆轉徙無從師授且艱得典籍父母亦以世方亂欲使知占候之術為避難計遂令與日者遊因於推步占候之家見尚書疏義皆散亂毀缺衡三往就宿皆手錄之由是刻意墳典考求古者為治為學之序操心行已之方一言一行必質之書故雖離亂之際人亦稍稍從學焉已而隱居于大名寶默深加敬遇每相見則危坐終日出入經傳泛濫老釋下至醫卜諸子百家兵刑貨殖水利算數之類靡不研究聞姚樞以道學自任乃詣蘇門見之樞授以伊川易傳晦菴四書集註或問及小學書衡讀之深有默契于中遂手寫而還謂學者曰昔所授受殊孟



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悉去。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于小學，洒掃應對，以為進德之基。不然，當求他師。衆皆曰：唯先生命，遂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小大，皆自小學入。衡亦旦夕精誦，不輟。篤志力行，以身先之。雖隆冬盛暑，不廢也。諸生出入，惴栗惟謹。客至，則歡然延接，使之惻然動念，漸濡善意。而去嘗與其子書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能明此他書，雖不治可也。既而移家蘇門，依姚樞，以便講習。及樞被徵，衡獨處蘇門，始有任道之意。皇弟聞其賢，授京兆教授。衡不受，復徙大名，使者訪焉，遂偕往。至是以廣希憲之薦，乃授京兆提學。力辭不受，年四十七矣。

三月以王埜僉書樞

密院事。○以吳淵為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夏六

月，賈似道敗蒙古李壇于海城。

壇，李金子也，小字松壽。既降，蒙古為山東



行省葺舊海城將窺海道似道遣師敗之

罷侍御史洪天錫

時宦者盧允升董宋臣擅

罷用事天錫上疏論之不報竟去謝方叔請遣為太常少卿

秋七月謝方叔徐清

叟免

御史朱應元論之也

蒙古烏蘭哈達伐鬼蠻羅羅斯阿伯

阿魯等國皆降之

西南夷盡降于蒙古矣

八月王埜罷○以董

槐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程元鳳僉書樞密院事蔡抗同僉書院事○冬十二月嗣濮王善與卒以善騰代之

丙辰四年

憲宗皇帝六年

春正月蒙古憲宗皇帝大會諸王于伊



爾默格之地

始定歲錫  
錢幣之數

三月以蒲擇之為四川制置使

知重慶府○夏四月以程元鳳參知政事蔡抗同知

樞密院事加兩淮制置大使賈似道參知政事○五

月詔思播州嚴飭守備

蒙古烏蘭哈達自烏蠻趨瀘  
州攻禿刺蠻三城遂通于

嘉定崇慶將向合州羅氏鬼國遣使報于思播思播  
以聞詔以銀萬兩命知思州田應庚知播州楊文結  
約羅鬼為援且戒思  
播嚴飭守備以待之六月丁大全逐右丞相董槐於

城外詔罷槐為提舉洞霄宮竄太學生陳宜中等六

人于遠州刻石三學戒諸生毋得議國政

槐自以為  
人主所振



拔芍可以利安國家者無不為然務大體任人先取故舊之在疏遠者在官率滿歲而遷嗜進者始不悅矣時帝年浸高操柄獨斷於臣無當意者漸喜柔佞人而闊貴妃專寵後宮頗預國政內官盧允升董宋臣等用事蕭山尉丁大全以戚里婢媾賣緣閭妃及盧董遂得擢為侍御史柔佞善逢帝大悅之大全由是招權納賄槐惡其為人大全聞而懼遣客私于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私結約幸為謝丁君大全度槐終不容已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對則極言大全邪佞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槐曰臣與大全何怨願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姦邪而喋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為姦不可與俱事陛下矣遂出即上書乞骸骨不報大全益怨之乃上章劾槐章未下大全夜半以臺檄調隅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驅迫之出給令與至大理寺欲以此脅之須臾出北關索槐詔呼而散



槐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制始下物論殊駭三學生  
屢上書言之乃詔槐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大全既逐槐益恣橫用事道路以目太學生陳宜中  
黃鏞林則祖智唯劉黻陳宗六人上書言進退大臣  
當以禮遂極言大全之姦大全怒諷御史吳衍劾之  
因取旨削六人之籍編管遠州下臨安府押出國門  
國子祭酒司業率二十齋生冠帶送出園橋大全益  
怒立碑三學戒勵諸生毋得譁張噪叻妄議國政又  
令今後諸生上書須令前廊生看詳牒報檢院  
方許奏聞由是士論翕然稱之號為六君子焉蒙古

侵叙州知州史俊敗之○秋七月以程元鳳為右丞  
相兼樞密使蔡抗參知政事張礪僉書樞密院事○

九月御史朱熠乞汰冗吏不報

熠言境上感而賦飲  
日繁官吏增而調度



日廣景德慶厯時以二百二十餘郡之財供一萬餘員之奉祿今日以一百餘郡之事力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邊郡則有科降支移內地則大經常納解欲寬民力必汰冗員不報媚居臺遇人輒勸人目為狂

獬 蒙古命僧劉東忠營桓灤之間為開平府

東忠邢臺人風

骨秀異英爽不羈年十七以家貧為邢臺節度使府令史一日按牘事有不愜意投筆嘆曰吾家奕世衣冠今乃汨沒為刀筆吏乎即棄去隱居武安山天寧虛照禪師聞之遣其徒招致為僧以其知書工翰墨命掌書記後遊雲中值海雲禪師被召北覲見東忠與之俱行皇弟甚重之因留侍左右東忠遂條具時政所宜數十事上之皇弟由是日見親遇凡征伐莫不從謀畫良多嘗贊以天地以好生為德佛氏以慈悲濟物為心方便救護所全活者不可稱數至是憲宗皇帝欲建城市修宮室為都會之所皇弟言東忠



精於天文地理之術乃命相宅秉忠以桓州東灤水  
北之龍岡為吉乃詔秉忠營之命曰開平府三年而  
功畢冬十月以張礪同知樞密院事丁大全僉書院事

馬天驥同僉書院事○十一月蔡抗上疏乞骸骨不  
俟報而去詔罷其祠祿○十二月蒙古城棗陽

丁巳五年

憲宗皇帝七年

春正月以趙葵為少保京湖宣撫使判

江陵府召吳淵參知政事淵未至卒

淵有才畧所至有能名然政尚

嚴酷好興羅織之獄籍入豪橫故時有蜈蚣之謠

加兩淮制置大使賈似道

知樞密院事○蒙古罷皇弟開府命阿勒達爾行省



事于京兆勾較河南陝西諸路財賦

皇弟經理河南關右或讒于憲

宗皇帝謂皇弟得中土心且王府諸臣擅權為姦利帝信之乃罷皇弟開府而命左大筆且齊阿勒達爾以丞相行省事于秦蜀以劉太平為參知政事以佐之勾較諸路財賦阿勒達爾性苛刻鍛鍊羅織轉功為罪大開告訐虐陷善良由是得罪者衆獨史天澤廉希憲無秋毫可捃據云

蒙古侵襄陽

高達敗之于白河○夏四月蒙古耨埒侵苦竹隘及

劍門遂趨東川○五月蒲擇之復劍門城荆山為懷

遠軍以夏貴知軍事○六月馬天驥罷○蒙古烏蘭

哈達入交趾屠其城

烏蘭哈達兵入交趾三遣使諭其國降皆見囚及兵至洮江交



人戰敗國王陳勝走海島蒙古遂屠其城留九日以熱不能堪而還陳勝復國蒙古焚道士

化胡經復僧舍二百三十七區

先是道士丘處機李真常史至經令孤璋

等毀大同府天城夫子廟為文城毀佛刹四百八十二所傳襲晉王浮化胡經以非釋氏羣臣信之於是蜀賓大師蘭麻總統少林長老福裕率其徒奏之憲宗皇帝命道釋同升殿辨析約曰道勝則僧為道僧勝則道為僧李真常等為引諸書以翼化胡之說帝師八思馬折之真常語塞尚書姚樞曰道者負矣帝命道士樊志應等十七人為僧於龍光寺道士猶秋不已福裕復以為言帝令焚化胡經盡復還僧舍秋

八月以張礪參知政事丁大全同知樞密院事冬十

月礪卒○以林存僉書樞密院事○蒙古憲宗皇帝



命皇弟額埒布格守國自將侵蜀十二月次于六盤

憲宗皇帝用伊蘇爾駙馬伊蘇克大王之言大會師數宋據散函絕河津因行人之罪自將南伐至東勝河時河水以土覆之如履平地遂濟進次六盤軍凡四萬號十萬分三道而入憲宗皇帝由隴州趨散關穆克大王由洋州趨米倉寺星又萬戶由漁關趨沔州蒙古皇弟朝于六盤遂

罷阿勒達爾勾較財賦

皇弟既為憲宗皇帝所疑又為阿勒達爾所窘大懼得罪

用姚樞策請入覲皇弟從之及見憲宗皇帝為泣下兄弟如初即命罷勾較皇弟所置行戶部安撫經畧

宣撫都漕諸司皆廢

戊午六年

憲宗皇帝八年

春正月以丁大全參知政事○蒲擇之



師師復成都府及蒙古納琳戰敗績乃還○二月以

馬光祖為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

光祖為沿江制置使祖稅養鰥寡惠

孤窮興學校選士卒辟召僚屬皆極一時之善及夏移鎮江陵以汪立信呂文德王登王鑑為參議官

四月程元鳳罷

時丁大全用事謀奪相位元鳳謹飭有餘而乏風節遂力請罷以丁

大全為右丞相兼樞密使林存同知樞密院事朱熠

僉書院事○蒙古圍襄陽及樊城高達救却之○蒙

古李璫侵海州連水軍○五月嗣秀王師彌卒○秋

九月蒙古憲宗皇帝次于劍門冬十月取苦竹隘守



將楊立張實死之

蒙古納琳開憲宗皇帝次漢中遂留密里火者劉黑馬等守成都自

帥東渡馬湖獲宋將張實遣招苦竹隘實入隘遂與守將楊立堅守憲宗皇帝渡嘉陵江至白水命總帥

汪惟正造浮橋以濟進次劍門十月戊子渡苦竹隘楊立迎戰于巷敗死蒙古獲張實殺之因殲其餘衆

十一月林存罷○以朱熠同知樞密院事饒虎臣同

僉書院事○以賈似道為樞密使兩淮宣撫使○蒙

古入東海○蒙古烏蘭哈達伐羅氏鬼國○蒙古憲

宗皇帝侵鷲頂堡守將王仲降蒙古遂取長獲山

憲宗

皇帝圍長寧山守將王佐徐昕敗走鷲頂蒙古攻之知縣王仲降堡遂破佐昕皆死蒙古遣王仲招長獲



山守將楊大淵大淵殺仲憲  
宗皇帝大怒併兵攻破長獲龍州降于蒙古○十二

月蒙古耨埒取資簡州○詔馬光祖移司峽州向士

壁移司紹慶府以援蜀光祖士壁迎戰于房州蒙古

敗走○高麗王瞰使其世子俱朝于蒙古

瞰或作瞰

己未開慶元年憲宗皇帝九年春正月隆雅州降于蒙古○蒙古

皇子殯都卒于昂吉河

憲宗皇帝是以無嗣

蒙古自忠涪進趨

夔州詔蒲擇之馬光祖便宜行事○蒙古烏蘭哈達

入賓象州靜江府遂趨湖南○蒙古憲宗皇帝圓合



州知州王堅禦之

憲宗皇帝遣宋降人晉國寶招諭合州國寶至合謂王堅曰大兵入

蜀諸郡多降今遣我招汝堅曰此去重慶甚遠我與蒲制置論其可否國寶乃還憲宗皇帝復遣之堅執國寶殺之于閬武場憲宗皇帝大怒遂造浮梁于涪州之龍市由三符灘渡直抵合州城下俘男女萬餘堅力戰以守蒙古會師圍之以賈似道為樞密使充京西湖南北

四川宣撫大使知江陵府○三月蒙古皇弟自黃州沙汭口濟江京湖江淮州縣多降之遂侵臨江知軍

事陳元桂死之

沿江制置副使袁玠征漁利虐甚及皇弟至黃漁人遂獻舟且為鄉導蒙

古因之濟江以趨江西

蒙古以楊惟中為江淮京湖路宣撫使



○蒲擇之免以呂文德為四川制置副使知重慶府

○夏五月蒙古侵重慶府六月呂文德及蒙古史天

澤戰于嘉陵江敗績

憲宗以合州久不下乃分兵攻重慶會疲大作憲宗皇帝議班

師六月呂文德乘風順力戰得入重慶即帥艤艘千餘蔽嘉陵江憲宗皇帝命史天澤力戰文德敗走還

重慶秋七月蒙古憲宗皇帝崩于釣魚山合州圍解

癸亥

憲宗皇帝崩年五十二史天澤護皇帝寶與羣臣奉柩北還留不魯合及不兒扎同領重慶軍馬於是合

州圍解憲宗皇帝勤于政事好謀能任國蒙古烏蘭

庶兵強所至降附太祖皇帝之業中興焉

哈達入辰沅遂圍潭州

烏蘭哈達自靜江帥四王兵三千騎蠻蠻兵萬人破辰沅



州直抵潭州宋兵斷其歸路烏蘭哈達與四王掠宋兵後命其子阿珠橫擊于前宋師敗走潭州固壘自守蒙古築九月蒙古皇弟圍鄂州

皇弟之師次于陽邏狀陽邏狀宋之

要害也築堡于岸陳船江中軍容甚盛董文炳言于皇弟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為國勢必死守不奔之氣不可臣請當之乃帥死士數十人當其前令其弟文用文忠載艤艘鼓擢疾趨士叫呼畢奮鋒交文炳麾衆走岸搏戰宋師大敗皇弟聞之舉手曰天也明日遂帥諸軍渡江進圍鄂州朝廷大震

嗣濮

王善騰卒○以戴慶烜僉書樞密院事○詔諸路出

師以禦蒙古大出內府銀幣犒師○冬十月丁大全

有罪免

大全姦回狡險狠毒貪殘引用凶惡陷害良善遇寒言路濁亂朝綱鄭羽家富諷臺臣



彈之籍其財以自益為子娶婦見其美因自取之及  
蒙古侵軼日甚大全匿不以聞遂罷相出判鎮江臺  
諫乞追奪遠以吳潛為左丞相兼樞密使潛入對言  
竄之不許今鄂渚被

兵湖南擾動推原禍根良由近年姦臣愷士設為虛  
譏迷國誤君公道晦蝕私意橫流仁賢空虛名節喪  
敗忠嘉絕響諛佞成風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  
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禍實為宗社之憂章鑑高鑄嘗  
與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躡躋要途蕭泰來等羣小  
導沓國事日非浸淫至于今日陛下稍垂日月之明  
毋使小人翕聚以貽善類之禍沈炎實趙與憲之腹  
心爪牙而任臺臣甘為搏擊姦黨盤據血脉貫穿以  
欺陛下致危亂者皆此等小人為之望今大全致仕  
炎等與祠高鑄竊管州軍帝不聽時邊報日急臨安  
團結義勇招募新兵增築平江紹興慶元城壁朝野  
震恐帝問計于羣臣潛對曰陛下當遷幸臣當死守



於此帝泣下曰卿欲為張邦昌乎潛不敢對既而內侍董宋臣請帝遷都以避敵鋒軍器大監何子舉言于潛曰若上行幸則京師百萬生靈何所依賴必不可潛乃悟會皇后亦請留蹕以安人心帝遂止寧海節度判官文天祥上書乞斬宋臣不報以賈似道為右丞相兼樞密使

京湖四川宣撫大使判江陵府進師漢陽以援鄂州趙葵為江東西宣撫使便宜行事判建康府任責捍禦沿江制置使馬光祖移司江州副使史巖之移司壽昌應援鄂州向士璧為湖南安撫使知潭州○高麗王瞰卒蒙古皇弟封瞰子俱為王遷就國

高麗王  
瞰卒訃



于蒙古江淮宣撫使趙良弼言于皇弟曰高麗雖名小國依阻山海國家用兵二十餘年尚未臣附前歲世子供來朝適鑒與西征留滯者二年矣供張疎薄無以懷輯其心一旦得歸將不復來宜厚其館穀待以藩王之禮今聞其父已死誠能立供為王遣送還國世子必感恩戴德願修臣職是不勞一卒得一國也皇弟然之即日改館世子顧遇有加十一月以朱賜以封冊遣使送之由是一意修貢矣

燭知樞密院事○賈似道使宋京如蒙古師乞和閏

月蒙古皇弟遂帥師北還鄂州圍解

蒙古國鄂州都統權州事張勝

以城危在旦夕登城諭之曰城已為汝家有但子女玉帛皆在將臺可從彼取之蒙古信之遂焚城外民居將退會高遠印應飛兵至賈似道亦駐漢陽為援蒙古乃復進攻張勝堅守不下遂死之十月鄂城東



南陔破高連帥諸將力戰似道自漢陽至鄂督師高連恃其武勇殊易似道每見其督戰即戲之曰魏巾者何能為哉將戰必須似道親勝士始出否即使兵士譁于其門呂文德諄事似道即使人訶止之曰宣撫在此何敢爾邪曹世雄向士璧皆從在軍事未嘗關白似道似道由是銜三人而親文德十一月蒙古攻城益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詣蒙古營請稱臣納幣皇弟不許會合州守臣王堅使阮思聰蹕急流走鄂以憲宗皇帝訃聞于似道似道再遣宋京往皇弟亦聞額呼布格欲襲尊號遣托和斯食軍河朔因召羣臣議事江淮荆湖宣撫副使郝經曰今國內空虛塔齊爾國王與李行省脰解相依西域諸胡窺覷關隴絕實埽大王病民諸真各持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覲覲神器一有狡焉或啟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額呼布格已行赦令令托里齊為斷事官行尚書省據燕都按



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  
重兵獨不見世宗海陵事乎若彼果稱遺詔便正位  
號詔下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願大王以社稷為  
念班師議和置輜重率輕騎而歸直造天都則彼之  
姦謀冰釋瓦解遣一軍逆大行靈舁收皇帝璽遣使  
召實埒額呼布格諸王會喪和林差官于汴京京兆  
成都西涼東平西京北京撫慰安輯命王長子真金  
鎮守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皇弟  
然之乃許似道和且約歲幣之數遂拔砦而去留張  
傑間旺以偏師候湖南烏蘭哈達之兵廩希憲復進  
言于皇弟曰殿下太祖皇帝嫡孫先皇母弟前征雲  
南尅期撫定暨今南伐帥先取鄂天道可知先皇奄  
棄萬國神器無主而殿下位親望重功德兼隆天意  
人心灼然可見皇弟乃命希憲前行審察事變希憲  
聞劉太平及和囉噶復至關右而憲宗皇帝嘗留大  
將琿塔噶以騎兵四萬屯守六盤征南諸軍尚散處



秦蜀太平自先朝用事與諸將要結素習險詐又畏  
皇弟英果因關中形便扇搖民心驚動汾晉河南誠  
非細故及皇弟已渡河備以為言皇弟乃遣趙良弼  
西行假以他故偵伺事情而遣希憲往塔齊爾國工  
所結歡塔齊爾王見希憲知皇弟  
功德甚盛遂請身任推戴之事焉  
十二月向士璧敗

蒙古于南嶽市潭州圍解

蒙古烏蘭哈達攻潭州甚急士璧親帥軍民極力守

禦聞蒙古後軍且至遣王輔佑帥五百  
衆覘之遇于南嶽市大戰蒙古敗遂去

庚申景定元年

蒙古世祖皇帝中統元年

春二月以高達知江陵府○

蒙古烏蘭哈達會張傑于鄂州帥師北還賈似道使

夏貴等敗其後軍于新生磯

張傑聞旺作浮橋于新生磯湖南兵至傑等濟



師北還賈似道用曹世雄劉整計命夏貴以舟師攻  
斷浮橋殺殷戍卒百七十遂匿其議和稱臣納幣之  
事上表言鄂圓始解江西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萬  
世無疆之休帝以似道有再造功下詔褒美賞賚甚

厚  
召賈似道還三月遇蒙古俘卒于蕪草坪敗之遂

入黃州

先是諸路重兵咸聚于鄂蒙古兵額芬由永  
全至潭江西大震吳潛用御史饒應子言移

似道鎮黃州黃雖下流實當兵衝似道以潛欲殺已  
怨之及詔下召還似道乃進孫虎臣以精騎七百護  
送之至蕪草坪候騎言前有北兵似道大懼謂左右  
曰奈何虎臣乃匿似道而出戰似道歎曰死矣惜不  
光明俊偉耳及北兵至乃老弱部所掠金帛子女而  
還者其將乃江西降將儲再興也虎臣與諸將迎擊  
敗之擒再興似  
道遂入黃州

三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夏四月蒙



古世祖皇帝即位于開平

皇弟至開平哈坦阿濟格塔齊爾諸王皆會實埒大王

自西域遣使勸進皇弟未許廉希憲進言曰額呼布格雖殿下母弟自以前嘗居守專制有年設正位號以盟書見微我為後時今若早承大統頒告德音彼若遷延宿留便名叛逆安危逆順間不容髮宜早定大計王文統復力陳天命人事皇弟良久曰汝等能協心輔翼吾意決矣促篆實文一治而成眾皆稱賀明日遂即位是為色辰皇帝詔曰祖宗肇造區宇武功迭興文治多闕蓋時有先後事有緩急天下大業非一聖一朝所能兼備先皇帝將大有為方董夔門之師遽遺鼎湖之泣肆予冲人渡江之後蓋將深入乃聞國中重以食軍之擾黎庶驚駭驛騎馳歸不意宗盟輒先推戴左右萬里名王巨僚不召而來不謀而同咸謂國家大統不可久曠神人重寄不可覓虛求之今日太祖嫡孫之中先皇母弟之列以賢以長



止予一人雖在征伐之間每存仁愛之念博施濟眾  
可以為天下主天道助順人謨與能祖訓傳國大典  
於是乎在孰敢不遵朕固讓至再祈悃益堅於是俯  
循輿情勉登大寶自惟寡昧屬時多艱若涉淵水罔  
知攸濟爰當臨御之始宜新弘  
遠之規務施實德不尚虛文  
蒙古分漢地為十道

置宣撫使

以廉希憲史天澤姚樞劉肅宋子貞楊  
果李德輝張德輝趙良弼徐世隆為之

吳

潛罷

帝欲立忠王禧為太子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  
才忠王無陛下之福帝怒之復語羣臣曰若從潛

遷幸之議豈不大誤於是侍御史沈炎疏潛過失以  
忠王之立人心所屬潛獨不然章汝鈞乞為濟王立  
後潛樂聞其論授汝鈞正字姦謀叵測請速召賈似  
道正位鼎軸帝從之遂罷潛奉祠潛忠亮剛直雖論  
事近計然  
皆出於正  
以賈似道為少師右丞相魚樞密使封衛



國公

帝手詔曰賈似道為吾股肱之臣任此旬宣之寄隱然殄敵奮不顧身戎乘一臨士氣百倍吾

民賴之而更生王室有同於再造及將至國門詔依文彦博故事郊勞賜宴似道解乃止四月乙丑入對眷賚甚至賜以玉帶時帝年高內侍董宋臣盧允升為之聚飲以媚悅上意引薦秦桧之士交通賄賂寔諸通顯又引外戚子弟為監司郡守作芙蓉閣香蘭亭宮中進倡優傀儡偏以奉帝為游燕竊弄權柄臺臣有言之者帝宣諭使去謂之節貼似道既相百官守法人頗稱其能然既顯政權傾中外蠱惑帝心進用羣小變更以劉整知瀘州夏貴知淮安州○出內侍法制矣

董宋臣于安吉州○以饒虎臣參知政事戴慶烜同知樞密院事及龍榮僉書院事○蒙古額呼布格自



立于和林阿勒達爾琿塔噶等應之五月廣希憲討

阿勒達爾等皆平之

額呼布格自聞憲宗皇帝崩即欲據有大號分遣心腹易置將

佐散金帛以資士卒聚兵燕雲以自重而劉太平和  
囉噶行尚書省拘收關中諸處錢穀與六盤琿塔噶  
和林阿勒達爾等相表裏及聞色辰皇帝即位額呼  
布格遂自立發兵拒命琿塔噶阿勒達爾等皆應之  
秦蜀大掠京兆宣撫使廉希憲與副使商挺馳至京  
兆劉太平和囉噶聞希憲將至以五月一日乘急傳  
入京兆密謀為變秦人前被阿勒達爾太平等威虐  
聞其來皆破膽越二日希憲亦至大集官吏宣示詔  
旨遣人馳往六盤宣諭安撫不數日官府粗定未幾  
遣我今琿塔噶已反京兆使者已被殺且分遣人乘  
急傳入成都與密判卜和卓沁結奇塔特布哈約同舉二



人已各起軍馬應之矣又多遺蒙古軍鄂囉官烏訥格等金帛使盡起新軍且約太平和囉噶同舉希憲集僚佐謂曰聖上首命我輩正為今日事疑變生脫致罪釐我當身任不以相及遂分遣萬戶劉哈瑪爾京兆治中高鵬霄華州尹史廣掩捕太平和囉噶等具得其與六盤要結狀乃遣黑馬誅密刺卜和卓於成都汪惟正誅奇塔特布哈於沁結又命總帥汪惟良帥所部兵及秦鞏平涼等處諸軍進討彈塔噶摘蜀卒四千命蒙古將巴索帥之為惟良聲援已而赦至臨潼希憲聞之曰初寇在邇太平等豈赦所原乃命人逆止赦於近郊誅太平和囉噶于獄而後出迎赦民心帖然彈塔噶知京兆有備且欲據有六盤倉庫遂西渡河徑趨甘州阿勒達爾自和林帥兵與彈塔噶合且遣人約結隴蜀諸將又使恤敦為書招其弟納琳於是成都帥伯嘉努興元帥蒙因岱沁結帥汪惟正奇猷等俱遣使至京兆言人心危疑倉糧不繼希憲遣



使入蜀申勅將吏曰公等皆熟業世胄政宜協心畢力無替先烈一旦以觀望召釁悔將何及兩川帥校由是咸思効忠矣色辰皇帝聞之拜希憲中書右丞行秦蜀省事商榷施行省事既而瑒塔噶阿勒達爾合兵而東官軍大敗河右大震西土諸王執拜特穆爾等輻重皆就食秦雍會親王哈坦及汪惟良巴崇等合軍追阿勒達爾戰於西涼大敗之俘斬西軍殆盡殺瑒塔噶阿勒達爾關隴遂平傳首衆於京兆市諸軍悉分屯便近所至足餉而居者不擾色辰皇帝嘆曰希憲真男子也時年三十矣

蒙古以王

### 文統平章政事

文統本山東行省李璫幕屬也劉秉忠李易薦其才智遂得親幸委以腹

心言聽計從文統亦竭其情以為政

### 蒙古建元中統

制曰祖宗以神武定四方淳德御群

下朝廷草創未遑潤色朕獲續舊服載擴丕圖稽列聖之洪規講前代之定制建元表歲示人君萬世之



傳紀時書王見天下一家之義法春秋之正始體大易之乾元炳煌煌皇猷權輿治道可自庚申五月十九日建號為中統元年惟即位體元之始必立經陳紀為先故內立都省以總宏綱外設總司以平庶政仍以興利除害之事補偏救弊之方隨詔以頒申畫于后 饒虎臣罷戴慶炯卒○

以沈炎同僉書樞密院事○蒙古以王鶚為翰林學

士承旨

鶚博學正直以儒道自任獎與後進推轂人材布列臺閣由是紀綱法度文物典章煥然

一新舉李治李昶王磐徒單公履高鳴徐世隆同為學士楊恕孟攀麟為待制王惲雷膺為修撰周祇胡祇適孟祺閻復劉元為應奉楊奐元好問修金史奐好問未召而卒鶚又言學校久廢無以作成人材宜選博學洽聞之士提舉各路學校嚴加訓誨以備他日選用從之 六月立忠王禕為



皇太子赦○蒙古李壇侵淮安○蒙古以河南宣撫

使史天澤兼江淮諸翼軍馬經略使

世祖皇帝即位問天澤以安民

治國之術天澤具疏請立省部以正紀綱設宣撫以督諸路需恩澤以安反側退貪殘以任賢能頒俸秩

以養廉禁賄賂以防姦庶能上下丕應內外休息帝嘉納之

秋七月蒙古使郝經

來尋盟賈似道幽之于真州

賈似道既還朝使其客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

頌鄂功朝廷不知其求和也世祖皇帝既即位庶希賢請遣使諭宋以息兵講好勅諸軍北歸俾恩威並

著世祖皇帝善之欲遣使而未得其人王文統素忌郝經才德乃請遣經遂以經為翰林侍讀學士充國

信使來告即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或謂經曰宋人謫詐難信盡以疾辭經曰自南北遘難江淮遺黎弱



者被俘略壯者死原野兵連禍結斯亦久矣聖上一  
視同仁務通兩國之好雖以微軀臨不測之淵苟能  
弭兵靖難活百萬生靈于鋒鏑之下吾學為有用矣  
遂行王文統陰諷李璫侵宋以沮撓之欲假手以害  
經經踰淮賈似道懼姦謀呈露遂以李璫為辭命知  
揚州李庭芝寓書于經璣以款兵拘留于真州之忠  
勇軍營經荅書言弭兵息民通好兩國實出聖衷日  
諭遣將戍守圉以契和議衆所聞知今啟鑒自璫  
一旦律以違詔將無所逃罪此何預使人事也復上  
書于帝及移文執政辨論古今南北和議戰攻利害  
甚悉皆不報而令提鏑館所塹垣柵林驛吏防守嚴  
逾獄犴介佐或不能堪經語之曰將命至此死生進  
退聽其在彼守節不屈盡其在我豈能不忠不義以  
辱中州士大夫乎但公等不幸湏忍死以待撥之天  
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衆感其言皆自振勵帝聞有  
北使謂宰執曰北朝使來事體當議似道奏和出彼



謀豈容一切輕徇倘以交鄰國之道來當令入見以賈似道兼太子太師家帝

教甚嚴難初鳴入內問安再鳴還宮三鳴往會議所參決庶事退入資善堂聽講經史將晡復至帝所起

居帝問今日講何書太子備言所以是則賜坐及茶否則為之反覆剖析明日使之覆講蒙古初

造通行交鈔

王文統創造通行交鈔以絲為本以革諸路行用鈔法之弊其法以銀五十兩

易絲鈔一千兩八月蒙古始頒祿于官吏○蒙古以帕克斯

巴為國師

帕克斯巴國師即巴剌密特也土番國人初土番有薩迪喇特納丹具大威神累葉相

傳其國王世師尊之傳十八代而至帕克斯巴敏悟過人年十五自其國來見世祖皇帝于潛邸即

被尊寵至是以為國師授以玉印主統天下教門年二十二矣冬十月蒙古初造中



# 統通行元寶

王文統又請印造諸路通行中統元寶每一貫同交鈔一兩兩貫同白銀一兩

又以文綾織為中統銀貨每一兩同白銀一兩未及行而罷

## 安置前宰相吳潛子

### 潮州

賈似道既專政臺諫何夢然孫附鳳桂錫孫劉應龍承順風指凡似道所惡者無賢否皆斥既

以夢然之論削丁大全吳潛欺君無君流毒檢禍害民憲國下詔曰丁大全吳潛欺君無君流毒檢禍害民憲國動搖國本建議還幸蘊志深險竄謫江西可謂寬宥而二佞之黨懷計伏惡布在京城各私所主反咎朕躬其令臺諫察舉以聞當寘于罪以為同惡相濟之戒凡在黨人永不錄用遂安置潛于潮州十二

### 月蒙古使孟甲如安南

諭降也

高麗請降于蒙古

高麗自憲

宗之世兵日見加國內大困及王俱還感見立之恩遂請附貢且乞出水就陸許之



辛酉二年

蒙古中統二年

春正月詔皇太子謁孔子于太學

帝手詔曰

虎闌齒胄太子事也此禮廢久矣如釋奠舍菜之事我朝未嘗廢也然享師敬道又不可拘舊制可令太

子謁馬

詔追封張栻為華陽伯呂祖謙為開封伯從祀

孔子廟庭

太子既謁孔子還即上奏曰先聖之道至我朝而後有以續夫孟氏之傳然諸說並

駕未知統一迨朱熹張栻呂祖謙志同道合切思講磨擇精語詳開牖後學人心一正聖道大明今熹已秩從祀而栻祖謙尚未奉明詔臣竊望焉故有是詔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朱熠罷○蒙古以阿哈瑪特領中書左右部

蒙古始立左右部分

掌總務鉅細畢舉以阿哈瑪特領之總司財賦每事得專輒奏聞不復關白省府左丞張文謙言于世祖皇



帝曰分制財用古有是理不關預中書無是理也且財賦一事耳中書不敢詰天子將親臨之乎乃詔阿哈瑪特不得隔越奏事焉高麗王僉使其子植朝于蒙古○蒙古

世祖皇帝討額呼布格戰于實然圖額呼布格敗走帝乃還○夏四月以皮龍榮參知政事沈炎同知樞

密院事何夢然僉書院事○以俞興為四川制置使

知重慶府○徙吳潛于循州潛尋卒

潛至循數月忽語人曰吾將逝

矣夜必雷風大作已而果然四鼓聞竊撰遺表作詩端坐而逝循人哀之五月蒙古以楊

果為中書參知政事劉肅宋子貞參議中書省事

三人



皆嚴實客也果有才  
幹肅子貞有德望  
蒙古以姚樞為太子太師竇默

為太子太傅許衡為太子太保皆辭不拜

時王文統當國深忌

樞等樞默亦力言文統學術之非必至誤國文統益  
憾之乃授樞等為東宮三師外倖尊之內實不欲其  
備顧問也默欲依東宮以避禍衡力以為不可乃相  
與懷制言太子未立豈宜虛設官稱乃改授樞大司  
農默翰林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衡遂稱疾還懷孟  
教授子弟默力學善醫遭時兵革隱居教授于廣平  
之肥鄉世祖皇帝在潛邸聞其賢召見之默至首以  
三綱五常為言且曰帝王之學貴正心誠意自是敬  
待加禮留侍左右命教世子默薦姚樞明治道樞由  
是得任用世祖皇帝即位召至開平問曰朕嘗命卿  
訪求魏徵等人有諸乎默曰許衡  
即其人也史天澤可大用帝納之  
六月知瀘州劉整



叛降于蒙古

賈似道之斷浮橋敗蒙古也整及高連曹世雄之功為多似道憾其輕已令呂

文德据撫其罪世雄竟死達亦廢棄整聞之懼會俞興帥蜀整素與興有隙心益不安及興至考覈整軍前錢糧整遂率所部二十七人自瀘降于蒙古整驍將也熟知山川險要國事虛實蒙古自是愈易宋而邊禍日深矣整之將叛也命制置司參謀官許彪孫草表彪孫不屈合門仰藥死蒙古以史天

澤為中書右丞相

天澤既相細大之務知無不為然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弊不

強時之不能不禁民之必犯體時順勢通變制宜由是國內大治

蒙古以張文謙行

宣撫司于大名

文謙為中書左丞與王文統建立紀綱講明利病以安國便民為務文統

素忌克謀議之際屢相可否積不能平文謙乃求出外從之文謙至官輕徭薄賦宣布德意境內大治



秋七月蒙古世祖皇帝以其長子燕王守中書令領

樞密使

燕王諱玠戰後為裕宗皇帝

蒙古以王恂為太子贊善

恂有

學行劉秉忠薦之及為贊善勅兩府大臣凡有啟稟必令恂與聞恂於燕王起居出入之際飲食衣服之節責戚近臣之交政事用人之要三綱五常之旨脩身平治之道歷代興亡之故靡不盡言燕王嘗從容語恂以守心之道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猶印板然板本不差雖摹千萬紙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於紙無不差者燕王曰善恂以正道經術輔相八月俞興燕王以師道自任由是貴戚多慕文學矣

罷以呂文德為四川宣撫使○以江萬里同僉書樞

密院事○會計邊費安置前湖南安撫使向士璧于



漳州

賈似道忌功欲污蟻聞臣怨士壁之輕已遂諷侍御史孫附鳳等乞遣官會計邊費於是趙葵

史巖之杜庶皆坐侵盜掩匿罷官徵償而士壁所償尤多竟安置而死復拘其妻妾而徵之猶不能足信州謝枋得以趙葵檄給錢粟募民兵守禦及會計者至信枋得曰不可以累趙宣撫也自償萬緡餘不能辦乃上書似道有云千金而募使木將取信于市人二卵而棄千城豈可聞于鄰國遂得免徵餘者冬

十月以何夢然同知樞密院事○沈炎罷○十一月

以劉雄飛為四川制置副使知重慶府○十二月以

皮龍榮知樞密院事馬光祖同知院事兼知臨安府

○以何夢然參知政事○江萬里罷○詔賜賈似道



第宅家廟

詔曰趙晉有翊戴之元勲則賜第宅於建隆文彦博有弼亮之偉績則賜家廟於至

和今丞相賈似道身任安危再造王室其元勲偉績不在趙普彥博下宜賜第宅家廟令有司條具以聞

遂給給錢百萬建第于集芳園就置家廟

壬戌三年

蒙古中統三年

春正月以善誥嗣濮王○呂文德復瀘

州改為江安軍○蒙古克額呼布格于北鄙○蒙古

初作太廟于燕京

蒙古之祀簡朴無文世祖皇帝即位之七月始祀祖宗于中書省至

是初作太廟于燕京凡几室

二月皮龍榮罷

龍榮伉直不肯降志於賈似道故罷蒙

古立王植為高麗王○臨安饑

歲饑詔振卹貧民時榮王與尚府積粟甚



夥馬光祖三往見之王以它辭光祖乃卧于客次王  
不得已見之光祖厲聲曰天下誰不知儲君為大王  
子今民饑欲死不以此時收人心乎王以廩虛為辭  
光祖探懷中出片紙曰某倉幾十萬王語塞遂以三  
十萬許之光祖即以  
分給民賴以濟焉

歸詔封璫為齊郡王復其父全官爵三月蒙古殺王

文統

璫自世祖皇帝即位便有南歸之志召其子彥  
簡于開平脩築濟南益都等城壁至是遂殺蒙

古軍士以漣海三城來歸獻京東郡縣據濟南以拒  
蒙古詔改漣水為安東府蒙古平章事王文統使其  
子朶通好于璫事覺伏誅初文統當國以回回在先  
朝專以財利竊政深抑之至是回回伏闕上言回回  
雖盜國錢物未若秀才敢為反逆帝曰秀才豈盡皆  
此人耶不聽參政商挺以嘗譽文統被囚賴姚樞力



免救得

以孫附鳳僉書樞密院事○夏五月馬光祖罷

○蒙古哈必齊史天澤圍李璫于濟南六月遣青陽

夢炎帥師救之不至而還

世祖皇帝命親王哈必齊丞相史天澤總諸道兵討

李璫以張弘範為行軍總管天澤至濟南築長圍樹木柵遏其侵軼使內外不相關璫軍勢甚張出兵突諸將獨易弘範而不攻初弘範將行其父柔謂之曰璫劇賊也汝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以立功弘範遵其教築長壘于城西內伏甲而外為壕開東門以待夜浚其壕加廣璫不知也明日璫果擁飛橋攻弘範橋短不能踰壕士卒遂陷于水其得升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璫始大懼欲走不得董文炳知璫勢促乃抵城下呼璫愛將田都帥謂之曰反者璫耳餘固



無罪也。田乃絕城降。璽益不能為矣。六月朝廷聞璽受國遣青陽夢炎帥師援之。夢炎至山東不敢進而

還。安南國王陳日熉傳國于其子威晃。詔號日熉為

安南國大王。封威晃為安南國王。

日熉又名勝威。以晃又曰光昂云。

楊棟同僉書樞密院事。○秋八月李璽復降于蒙古。

蒙古誅之以董文炳為山東東路經畧使。

璽被圍四月內外不

通。屢戰屢敗。城中食盡。軍士潰亂。璽乃出降。哈必齊史天澤斬璽于軍門。誅其子婿及黨與數十人。餘悉縱之。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三齊復為蒙古所有。史天澤還。世祖皇帝勞之。天澤因曰。璽所以得為亂者。盡專兵民之權故也。乞罷子弟之在官者。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子弟即日皆解



紱還私第而張桑嚴忠濟子弟俱去職焉山東民心未靖詔以文炳為經畧使文炳至益都從數騎便服而入至府不設警衛召璫故將九月蒙古以阿珠為吏撫諭于庭下山東由是大安

征南都元帥治兵于汴○蒙古以郭守敬提舉諸路

河渠

守敬精于算數習知水利巧思過人既提舉河渠於是燕雲山東兩河西夏水利莫不興復矣

冬十月以楊棟僉書樞密院事葉夢鼎同僉書院事

○十一月徙竄丁大全于新州道死

大全既安置貴州為州將游翁

明誣奏其通蠻為變復竄新州王守拘管日具存亡實似道遣將官畢遷護送舟過藤州連擲大全于水而死以夏貴知廬州○行經界推排法

於是尺寸之地皆入官籍東南



大擾

癸亥四年

蒙古中統四年

春二月買公田于浙西罷翰林學士徐

經孫著作郎陳著

賈似道以國計困於造楮富民困於和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

知臨安府劉良賁浙西轉運使吳勢猷買公田之策似通乃命殿中侍御陳堯道正言曹孝慶上疏言三邊屯列非食不飽諸路和糴非楮不行既未免於原兵則和糴所宜廣圖既不免於和糴則楮幣未容縮造為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辦軍食重楮價者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以官品計頃以品格計數下兩浙江東西和糴去處先行歸併詭析後將官戶田產適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一十萬畝之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米其于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價



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矣帝從之詔買公田置  
官田所以劉良貴提領臨安府通判陳嘗為檢閱副  
之良貴請下都省嚴立賞罰究歸併之弊帝曰永免  
和糴無如買適限之田為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秋  
成績議施行似道憤然上疏乞去何夢然陳堯道力  
勸帝勉留帝遂詔似道視事帝曰當始於浙西諸路  
視之為則似道乃上疏條陳其制帝悉從之三省奉  
行惟謹似道首以已田在浙西者萬畝為公田倡禁  
王與芮繼之趙立奎自陳投賣由是朝野無敢言者  
獨徐經孫條具其害似道諷御史舒有開劾之經孫  
遂致仕去著作郎陳著復上疏曰似道居外閫而志  
在欺君處端揆則務于濟民欺君則將來敵兵以危  
宗社濟民則必施重斂以病國本自古以來未有將  
相如此而能致隆平者臣見民不堪命禍未可測乞  
罷買公田斥逐似道庶可以救國而安民似道大怒  
出知嘉興府著德剛子也經孫所舉陳茂瀛為公田



官分司嘉興聞經孫去國曰我不可以負徐公亦謝事歸家不起時人稱為三烈

蒙古侵嘉

定府○蒙古以廉希憲為中書平章政事

初希憲行省京兆李

壇反希憲聚兵完城以備之興元同知費寅諧于世祖皇帝以希憲將有他志疑之命中書右丞南合代之且覆視所告事無實狀乃詔希憲還朝慰諭良久拜平章政事希憲在中書毅然以振舉綱維腹削冗類裁抑僥倖考覈名實中外肅然夏四月蒙古以開平府為上都

中書

省言開平府宮闕所在朝會所趨宜建京師之名乃加號上都

六月公田竣事詔進

劉良貴等秩有差

初買官田猶有抑強嫉富之意繼而敷汰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

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一石償十八界會子四十而浙西之田石租至有直千緡



者亦就此價價錢稍多則給銀絹各半又多則給以  
度牒告身准直登仕郎告准三千會子將仕郎告准  
千會許赴漕試校尉告准萬會承信郎告准萬五千  
會承節郎告准二萬會則理為進納安人告准四千  
會孺人告准二千會民失實產而得虛告吏又恣為  
操切浙中大擾其官吏有奉行不至者劉良貴輒劾  
之由是有司爭相迎合務以買田多為功皆謬以七  
八斗為石又以陳嘗往秀湖廖邦傑往常潤催督以  
包恢成公策專買田平江潘墀李補焦煥炎買田嘉  
興謝奕趙與嘗王唐珪馬元演買田湖州洪樞劉子  
庚買田常州章炯郭夢熊買田鎮江楊珏黃仲買田  
江陰包恢在平江至以肉刑從事邦傑在常州害民  
特甚至有本無田而以歸併抑買自經者由是浙西  
六郡買田至三百五十餘萬畝而江西荆湖仍舊和  
糴以買田竣事詔進良貴官兩轉餘人進秩有差既  
而詔發緡錢百四十萬緡命浙西六郡置公田莊設



官收之初買田之時務欲數多不計田之美惡及收入之際田畝或少或瘠佃人或貧或頑凡有所負及不足之數悉取償於田主於是六郡之人莫不破家者矣

蒙古以姚樞為中書左

丞

樞言于世祖皇帝曰陛下於基業為守成於治道為創始正宜睦親族以固本建儲副以重祚定大

臣以開國間經筵以格心脩邊備以防虞蓄糧餉以待歉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帝納之

秋

九月以何夢然知樞密院事楊棟同知院事葉夢得

僉書院事○置榷場于樊城

劉整言于蒙古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

利誘也請遣使以玉帶與之求置榷場于襄陽城外蒙古從之至鄂請于文德文德許之蒙古使曰南人無信安豐等處榷場每為盜所掠願築土牆以護貨物文德不許或謂文德曰榷場成我之利也且可因



以通好文德乃為請于朝開權場於樊城外築土牆於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壁蒙古又築堡于白鶴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熾文德弟文煥知為蒙古所賣以書諫止

文德始悟然事已無及惟自咎爾

甲子五年

蒙古至元年

春三月以馬光祖為沿江制置使知建

康府

光祖嘗兩鎮建康民思之不忘帝聞乃復命之光祖至士女相慶光祖益恩寬養民力興廢起

壞知無不為脩飭武備防拓要害咸惠並行務存大體境內以安

夏四月以夏貴為

四川制置使知重慶府○詔郡邑行鄉飲酒禮○何

夢然罷○五月以楊棟參知政事葉夢鼎同知樞密



院事姚希得同僉書院事○蒙古始罷世襲置州郡

長吏遷轉法

廉希憲言國家自開創以來凡納土及始受命之臣咸令世守連今六十年故

其子若孫並奴視所部而郡邑長吏皆其早隸僅使此在古所無宜從更張俾考課黜陟乃議行遷轉法五

品以上宣授六品以下勅授

蒙古以商挺為中書參知政事

挺東平嚴

實僚屬也有經濟才明允公亮既事世祖皇帝于潛邸數進奇計及副廉希憲遂平大難益見親重矣時

帝欲知經學挺乃與姚樞實熙王鶚楊果纂五經要語凡二十八類以進秋七月有星孛

于東方詔求直言

七月甲戌彗星出柳其光燭天長數十丈自四更見東方日高始滅

丁丑詔避殿減膳應中外臣僚許直言朝政闕失且謂宰執曰彗出於柳彰朕不德夙夜疚心惟切危懼



宰臣言陛下勤於求治有年于茲寧有缺失實臣等  
輔政無狀所致上貽聖憂乞賜罷免庶可以上弭天  
災帝曰正當相與補承缺失上回天意豈可去也及  
臺諫士庶上書者多言天變由公田不便民間愁怨  
所致於是賈似道上書力辨且乞避位帝曰言事易  
任事難自古然也使公田之說不可行則卿建議之  
始朕已沮之矣惟其上可免朝廷造楮之費下可免  
浙西和糴之擾公私兼濟所以舉意命公行之今業  
已成矣一歲之軍餉仰給于此若遽因人言而罷之  
雖可快一時之異議如國計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  
由是公

**楊棟免**

棟以彗星為祟尤旗非變異也言者論其欺天罔君坐免

**八月蒙**

**古以燕京為中都大興府**

劉秉忠請定都于燕世祖皇帝從之詔脩營宮室城

池於是中書省言開平府以闕廷所在加號上都燕京今脩營宮室分立省部四方會同乞亦正名詔以



為中都路

大興府 蒙古大赦改元

制曰應天者惟以至誠拯民者莫如實惠朕以至菲德

獲承丕基內雖未戡外兵弗戢夫豈一日于今五年  
賴天地之界矜洎祖宗之垂裕凡我同氣會于上都  
雖此日之小康朕朕心之少肆比者星芒示微雨澤  
隱常皆缺政之所由顛斯民其何罪宜布惟新之令  
薄施在宥之仁可大赦天下  
改中統五年為至元元年 蒙古阿珠入廬滁州安

慶軍○彗星化為霞氣而散○九月安置建寧府教

授謝枋得于興國軍

枋得考試宣城及建康摘賈似道政事為問目言權姦擅國敢

兵必至趙氏必亡漕使陸景思上其藁於似道於是  
左司諫舒有開劾枋得居鄉不法起兵時冒破科降  
錢今復怨望勝謗  
大不敬詔竄之 黥配臨安府學生葉李蕭規于遠



州

先是李規等應詔上書詆實似道專權誤國棄賢崇姦之罪似道怒令士人林德夫告李規用金飾

蘇扁乃縣配李于漳州規于汀州

初作銀關

自寧宗之世會于擁滯物價踴甚民不勝其苦

朝廷無如之何至是更造金銀見錢關子以一准十八界會之三出奉宸庫珍貨收散會于官廢十七界會子不用其關子之制上一黑印如西字中三紅印相連如目字下兩傍各一小長黑印宛然一貫字也銀關行冬十月帝崩皇太子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大赦

帝享國與仁宗同惟其用相賢否故致治有異耳蔡州之役可以雪先世之恥顧乃貪地棄盟

事釁隨起兵連禍結境土日蹙由其中年嗜慾既多怠于政事權移姦臣以致於此然嘉定以來正邪貿亂國是靡定帝自即位黜王安石而尊濂洛表章朱呂丕變士習使後世知理學足以復古帝王之治帝



之功不為少焉  
廟號曰理宜哉

十一月詔馬廷鸞留夢炎兼侍讀李

伯玉陳宗禮范東叟兼侍講何基徐幾兼宗政殿說

書

又詔先朝舊臣趙葵謝方叔程元鳳馬光祖李曾伯各上言以匡不逮召江萬里王爚洪天錫湯漢

等赴闕

詔躬行三年之喪○戶部獻今年民數

凡五百六十九

萬六千九百八十九戶一千三百二萬六千五百三十二口

蒙古以巴延為中書

左丞相

巴延凝重寡言自西域宗王實埒府奉使入見世祖皇帝奇其言貌曰此非諸侯王臣也

留拜左丞相諸曹白事有難決者巴延一二語斷之省中驚服以為真宰輔

蒙古以張文

謙行省事于中興路

羌俗素鄙野事無紀統文謙至求蜀士得五六人自僕隸中舉



而用之教以案牘旬月之間樞機品式粗若可觀  
人始遣子弟讀書凡有教令遵奉不少違忤俗為之  
變一蒙古以王磐為翰林學士承旨



通鑑續編卷二十三